行走的佛陀

息。止。
這即是海底的核心——
行走的佛陀至深的奧祕罷。

炎夏靜日，白赤的陽光篩映竹枝翡翠一般剔透澄亮。書頁靜靜翻開，〈行走的佛陀〉頂著日光，長夏烈日裡清涼的走。

如一支潔白的海芋般清淨、寂涼地走……

一走，走了十日。書頁默默攤置，再也不曾闔上——那麼酷毒燒燃的夏日，我捨不得收起這支淨涼的海芋。

僅只是略略注視一眼，那姿影即能帶來無上的涼寂。

……或者，該說，這尊靜如海芋的形象從未消失，祂早已在我心間行走了十餘個年頭，以深靜如海的姿態，打從我初次見到祂開始——那是一九八二年，充滿雷電與閃光的夏日，我正在曼谷鄰近的難民營中工作。罕得的假日，我總在一座座磚紅的寺宇間耐心地踱步。於我，那魚鱗般鎏滿豔彩的金色寺瓦彷彿帶著一股無以抗祓的引力，我宛如佚失於外的一頁瓦片般，急欲尋訪曾經的瓦簷……那建築，藍圖，與金軀！

我的足踵摩擦過一座座漆金的門欄。

是一座喚為「大理石寺」的寺宇吧。環寺的迴廊羅列著各個時期，各種姿態，各類形貌的佛陀造像：有雙手平平向前伸舉，平定海洋，撫平海洋的佛陀立像；亦有苦行林中，瘦如髑髏，蒼損羸病的趺坐佛陀；以及雙樹林下安寂涅槃的臥姿佛陀。……

而祂在那裡，行走的佛陀！……宛如時空中伶娉拂擺的海芋，神祕撞擊著空氣，撞擊著空間與宇宙。而那撞擊，邃深而窈長，溫柔而

不可限量，豐饒而無以息止，恍如出自海洋潛默靜止的核心。

自那靜止的一默，撞擊發生！如水面的漣漪一般，一波接續一波，一波推動一波，一波行止於一波，連連綿綿，恆續無止……於是，我們看到了一種「拂擺」！——靜止的雕像，分花拂柳般，以海一般深沉的韻律，於空間中不住拂擺、行進著……靜止而行動，行動而拂擺！而款款生風！而窈窕嫵媚！……腿上，腋下，足趾，一片風息。

十四、十五世紀暹邏藝術巔峰——「蘇可泰」時期特有的豐滿、寬沛的肩膊，如同海芋皎白的花瓣，循著風，柔婉拂動，輕悅擺振……那圓潤、肉感得近乎嫵媚的身軀，腿部也是，欸乃、款擺於風中，形如馬蹄蓮頎長的花鞘與花芰。

於是，佛陀行走了！以馬蹄蓮的風姿，徐徐地，穿越我的視線，穿越闃靜的迴廊，穿越鎏滿日光的豔瓦……在不動的台座上，穿越發生，波動發生，連續而不止……

無上的靜止，無上的行動，它令我想起《央瞿利摩羅經》經文——

彼時，佛陀遊化央瞿多羅國，途經一座深險的密林。

「世尊，莫走這條道路。前面有個殺人惡魔央瞿利摩羅。」途中，牧童、樵夫，及種種工匠作人，見到世尊，紛紛提出警告。

「我不畏懼。」佛陀回答，仍向前行去。

遙遠處，央瞿利摩羅見及世尊，即提著刀杖，追趕而來。

世尊以神通之力，於他的面前徐徐行走。

而央瞿利摩羅拔足追趕著……無論如何逞命驅馳，世尊總如水面蓮華，徐徐泊行於他的前面。

「止，止！莫走！」身竭力乏，疲怠的央瞿利摩羅遙遙向世尊喊道。

「我恆常息止，是你自己未曾止息。」世尊言道。

「沙門不住疾行，卻說自己恆常停止。以我疲憊的眼目看來，你根本未嘗停止。何以沙門卻反過來說，是自己止息，別人不止息？」

瞋怪至極，央瞿利摩羅捻了一偈詰問世尊。

世尊以偈回答：「我所謂『恆常止息』，意思是於一切有情，息止於刀杖，息止於恐怖，息止於迫惱，息止於惡業……恆常安住於『息』法……」

息。

止。

這即是海底的核心——行走的佛陀至深的奧祕罷。如風的足姿，嫋嫋花發，自最深的靜止中引發一切行動，而在一切湧動間，恆常歸止於「不動」的一點——也是為什麼來果禪師說道：「須知禪堂，不但止動尚須止靜；止動，則動不關身，止靜，則靜不關心。」

無非僅是動、靜不關，皆不為囚牢與閉鎖。

在這行腳的前夕，雨幕滂急，雷聲與閃電再度交熾於我書寫的窗檯。我想著生命中無數顛沛的行旅與怔忡的腳步，將〈行走的佛陀〉深深吸入眼目，置放心版。

明日啊！不論明日的旅程、征塵將有什麼？會有什麼？

然而，足掌如風，腋肘如風……頎長的姿影將以馬蹄蓮淨涼的姿態，徐徐穿涉，清涼穿涉……

當有拂擺發生，靜靜地，穿越透明的眼耳身意……

寫于一九九六年夏末前往希臘、土耳其前夕